佛說維摩詰經卷上

(維摩詰所說不思議法門之稱 一名佛法普入道門三昧經) 樹

吴月氏優婆塞支謙譯

佛國品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維耶離奈氏樹
園與大比丘衆俱比丘八千菩薩三
万二千皆神通菩薩一切大聖能隨
俗化佛所住者皆已得住為法城塹
護持正法為師子吼十方聞聲衆人
不請祐而安之興隆三寶能使不絕
皆以降棄魔行仇怨一切所化莫不
信解皆度死地脫無罣㝵不失辯才
其念及定揔持諸寶悉成其所布施
調意自損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善權
已下得無所著不起法忍阿惟越致
法輪已轉隨衆人相為現慧德在諸
衆為正導以無畏而不動已成福祐
慧之分部已得相好能自嚴飾色像
第一捨世間財志行高妙名稱普至
有金剛志得佛聖性以法感人為雨
甘露曉衆言音所說如流其聲清淨
入微妙法見生死本衆厄已斷度諸
恐畏為師子吼不以多言其講說法

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以道寶之
智導為大師以知足之行現遠佛聲
及法功德慱入諸道順化衆生說無
比正佛之智慧以十力无畏佛十八
法徃度悪道諸墮塹者其生五道為
大醫王以慧以善救衆生病應病與
藥令得服行無量善事皆悉得无量
佛國皆嚴淨无量佛慧皆修學明智
之講皆聽聞明者之迹皆履行慧之
德本隨次興深法之要皆已入三昧
无量能悉成佛力無畏一切具足
其名曰正觀菩薩見正邪菩薩定化
王菩薩法自在菩薩法造菩薩光造
菩薩光淨菩薩大淨菩薩辯積菩薩
寶積菩薩寶掌菩薩寶印手菩薩常
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常
笑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正願至
菩薩虛空藏菩薩寶甚持菩薩寶首
菩薩寶池菩薩寶水菩薩水光菩薩
捨無業菩薩智積菩薩燈王菩薩制
魔菩薩造化菩薩明施菩薩上審菩
薩相積嚴菩薩師子雷音菩薩石磨
王菩薩衆香手菩薩衆手菩薩常應

菩薩不置遠菩薩善意諫菩薩蓮華
淨菩薩大勢至菩薩闚音菩薩梵水
菩薩適水菩薩寶幢菩薩勝邪菩薩
嚴土菩薩金結菩薩珠結菩薩慈氏
菩薩濡首菩薩其三万二千菩薩皆
如此上首者也
復有万婆羅門皆如編髮等從四方
境界来詣佛所而聽法一切諸天各
與其衆俱来會聚此彼天帝万二千
釋從四方来與他大尊神妙之天及
諸龍神揵沓和阿須倫迦留羅甄陁
羅摩睺勒等并其衆皆来會諸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其衆會坐
彼時佛與若干百千之衆眷屬圍遶
而為說經其從須弥方外来者四面
雲集一切衆會皆坐自然師子之座
於是維耶離國有長者子名羅鄰那
竭漢言曰寶事與五百長者子俱皆
有決於无上正真之道持七寶盖来
詣佛所稽首佛足以其寶盖共覆佛
上佛之威神令一寶盖覆此三千大
千佛國於是世界諸来大衆皆見寶
盖覆此三千世界諸須弥目鄰大目

彌山雪山寶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
山悉現於寶蓋中此三千世界大海
江河川流泉源及上日月星辰天宮
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十方
諸佛佛國嚴淨及十方佛在所說法
皆現於寶蓋中悉遥見聞一切魔衆
得未曾有礼佛而立國界若干莫不
因見童子寶事即於佛前以偈讚曰

清淨金華眼明好　淨教滅意度无極
淨除欲疑稱無量　願礼沙門寂然迹
既見大聖三界將　現我佛國特清明
說最法言決衆疑　虛空神天得聞聽
經道講授諸法王　以法布施解說人
法鼓導善現上義　稽首法王此極尊
說名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非我不造彼不知　如佛清淨无惡形
始在佛樹力降魔　得甘露滅覺道成
以無心意而現行　一切異學伏其名
三轉法輪於大千　受者修正質行清
天人得見從解法　為現三寶於世間
佛所說法開化人　終已无求常寂然
上智愍度老死畏　當礼法海德無邊
供養事者如須弥　无誡與誡等以慈

所演如空念普行　孰聞佛名不敬承
今奉能仁此慈蓋　於中現我三千世
諸天龍神所居宮　揵沓和等及閱叉
以知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現是變化
衆覩希有皆歎佛　稽首極尊大智現

童子寶事說此偈讚佛已以恭肅敬意長跪叉手白佛言此五百童子皆有決於無上正真之道願聞得佛國土清淨佛惟解說如来佛國清淨之行於是佛告寶事曰童子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說如来菩薩佛國清淨於是寶事與諸大衆受教而聽佛言童子蚑行喘息人物之土則是菩薩佛國所以者何菩薩欲教化衆生是故攝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盡奉法律故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入佛上智故取佛國欲使佛國人民見聖典之事而以發意故取佛國所以者何欲導利一切人民令生佛國辟如有人欲度空中造立宮室終不能成如是童子菩薩欲度人民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童子當知菩薩以無求於國故於佛國得道

以不言我教照人民生于佛土菩薩
以善性於國故於佛國得道能成衆
善為人重任生于佛土菩薩弘其道
意故於佛國得道恒以大乘正立人
民得有佛土菩薩布施為國故於佛
國得道一切布施施諸人民生于佛
土菩薩持戒為國故於佛國得道周
滿所願以十善行合聚人民生于佛
土菩薩忍辱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有
三十二相而自嚴飾以其忍行調正
人民生于佛土菩薩精進為國故於
佛國得道以諸德本善修勤力合聚
人民生于佛土菩薩禪思為國故於
佛國得道已知所念正安人民生于
佛土菩薩智慧為國故於佛國得道
能以正導成就人民生于佛土菩薩
行四等心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慈悲
喜護護諸人民生于佛土菩薩行四
恩為國故於佛國得道惠施仁愛利
人等利一切救濟合聚人民生於佛
土菩薩行善權方便故於佛國得道
一切行權攝人為善生于佛土菩薩
行三十七道品之法故於佛國得道

以根力覺意勉進人民生于佛土菩
薩分流法化故於佛國得道一切示
現賢善之行得見佛土菩薩說除八
難故於佛國得道一切為斷惡道衆
難而有佛土菩薩自覺不譏彼受故
於佛國得道斷諸邪受而有佛土菩
薩淨修十善之行故於佛國得道而
不離偶大財梵行誠諦之語免于惡
道言以柔軟不別眷屬恒與善俱無
有嫉慢除忿怒意以正見誨人生于
佛土如是童子菩薩以應此行便有
名譽已有名譽便生善處已生善處
便受其福已受其福便能分德已能
分德便行善權已行善權則佛國淨
已佛國淨則人物淨已人物淨則有
淨智已有淨智則有淨教已有淨教
則受清淨如是童子菩薩欲使佛國
清淨當以淨意作如應行所以者何
菩薩以意淨故得佛國淨
賢者舍利弗承佛威神心念是語以
意淨故得佛國淨我世尊本為菩薩
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國不淨若此佛
知其意即報言云何舍利弗我日月

淨不見色者豈日月過耶對曰不也
非日月過佛言此舍利弗各在衆人
無有智慧不見如來佛國嚴淨非如
來咎此舍利弗我佛國淨汝又未見
編髮梵志謂舍利弗言惟賢者莫呼
是佛國以為不淨我見釋迦文佛國
嚴淨譬如彼清明天宮舍利弗言我
見此中亦有雜糅其大陸地則有黑
山石沙穢惡充滿編髮答曰賢者以
聞雜惡之意不猗淨慧視佛國耳當
如菩薩等意清淨倚佛智慧是以見
佛國皆清淨於是佛即以足指按地
此三千大千世界皆為震動若干百
千珍寶積嚴處處校飾譬如衆寶羅
列淨好如來境界無量嚴淨於是志
現一切魔衆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
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此佛國
嚴淨對曰唯然本所不見本所不聞
今佛國土好淨悉現然舍利弗我佛
國如是為當度不肖人故如來隨此
多怒害者現佛國異譬如諸天同金
鉢食其福多者舉手自淨如是舍利
弗若人意清淨者便自見諸佛佛國

清淨當佛現此佛土嚴淨之時八万
四千人發無上正真道意長者子寶
事并五百童子皆得柔順法忍佛現
神足於是國土莫不欣然各得其所
弟子行者天與人三万二千遠塵離
垢諸法法眼生其八千人漏盡意解

維摩詰所說經善權品第二

是時維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曰維
摩詰（漢言無垢稱）在先佛已造行修
善本得法忍已得辯才神通不戲得
無所畏降魔勞怨深入微妙出於智
度無極善權方便博入諸道令得所
願人根名德生而具足造成大道所
作事勝佛聖善行皆已得立覺意如
海而皆已入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
主所敬欲度人故居維耶離矜行權
道資財無量救攝貧民以善方便攝
諸惡戒以忍調行攝諸恚怒白衣精進
攝懈怠者禪定正受攝迷惑意得智
慧律攝諸邪智雖為白衣奉持沙門
至賢之行居家為行不止無色有妻
子婦自隨所樂常修梵行雖有家屬
常如閑居現視嚴身被服飲食內常

如禅若在愽弈戲樂輙以度人受諸
異道導以佛教不離聖典因諸世間
俗教善語以法樂而樂之一切見敬
為供養中冣所有耆舊能喜世間一
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
諸四衢普持法律入于王藏諸講法
衆輙身往視不樂小道諸好學者輙
身往勸誘開童蒙入諸婬種除其欲
怒入諸酒會能立其志入長者種正
長者意能使樂法入居士種正居士
意能除其貪入君子種正君子意能
使忍和入梵志種正梵志意使行高
遠入人臣中正群臣意為作端首使
入正道入帝王子能正其意以孝寛
仁率化薄俗入貴人中能為雅樂化
正宮女入庶人中教意慇傷為興福
力入帝釋中正帝釋意為自在者示
現無常入梵天中正梵天意能現梵
殊勝之慧入四天王正天王意能使
擁護一切天下
如是長者維摩詰不可稱說善權方
便无所不入其以權道現身有疾以
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群臣太

子并餘衆輩從而問疾者無數千人
其往者維摩詰輙為說是四大身為
死亡法言諸仁者是身無常為无强
為無力為无堅為苦為老為病為多
痛畏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
是身如聚沫澡浴强忍是身如泡不
得久立是身如野馬渴愛疲勞是身
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轉受報
應是身如夢其現恍惚是身如影行
照而現是身如響因緣變失是身如
霧意無靜樋是身如電為分散法是
身无主為如地是身非身為如火是
身非命為如風是身非人為如水是
身非有四大為家是身為空無我无
性無命无人是身無我我者轉離是
身如束薪筋纏如立是身非真但巧
風合是身為荒不淨腐積是身為虛
為霞速朽為磨滅法是身為灾一增
百病是身老為怨以老苦極是身為
窮道為要當死諸仁者此可患猒當
發清淨不婬之行如佛法身吾等當
學佛法身者從福祐生佛身者從智
生從戒品定品慧品解品度知見品

生從慈悲喜護生從布施調意自損
生從忍辱仁愛柔和生從强行精進
功德生從禪解定意正受生從智度
無極聞德生從善權方便智謀生從
一切諸度無極生從三十七道品生
從神通生從止觀生從十力生從四
无所畏生從佛十八法生從斷一切
惡法生從一切善法合會生從諦生
從誠生不可計清淨行為成如来身
如是仁者當自勖勉欲除一切病者
當發行大道如是維摩詰為諸問疾
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發无上正
真道意

維摩詰所說經弟子品第三

於是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牀念
佛在心佛亦悅可是長者便告賢者
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
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
何憶念我昔常宴坐他樹下時維摩
詰来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為
宴坐也賢者坐當如法不於三界現
身意是為宴坐不於內意有所住亦
不於外作二觀是為宴坐立於禪以

戒意現諸身是為宴坐於六十二見
而不動於三十七品而觀行於生死
勞垢而不造在禪行如泥洹若賢者
如是坐如是立是為明曉如来坐法
時我世尊聞是法默而止不能加報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大目揵連汝行詣維摩詰
問疾目揵連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
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為諸少年
居士說法時維摩詰来謂我言賢者
莫為居家白衣說法如賢者所說欲
說法者當為如法說法者離人垢以
不我為離染塵不有命為離生死不
處人為本末斷如滅相不以婬為無
罣导至不老為諸作斷以隨食為離
諸損而一切救如空等為无適莫以
無吾為除吾作以无識心為離識心
以无倫為無有比以因緣相為入无
等以法情正學正諸情以如事入應
无所入憶識信而皆為立終始不動
不動則六無猗不墮於衆人當来无
從空為正止无相為惟行無願為離
洞不自舉不自客為離起分而无冢

眼耳鼻口身心已過無所住亦不无
心住已得無知為離衆行法賢者為
如此何說為說法法說者為等句聞
者當等聞說不如等句者彼為非說
為非聞為未辟若幻士為幻人說法
當建是意以為說法隨人本德所應
當善見為現智以大悲不癡妄為成
大乘於佛有反復內性清淨不斷三
寶樂以是說法說說是語時世尊八
百居士發無上正真道意我无此辯
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迦葉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聚而行乞
時維摩詰来謂我言如賢者有大哀
捨大姓從貧乞當知已等法施普施
於所行已能不食哀故從乞如不以
言若住空聚所入聚中欲度男女所
入城邑知其種姓輒詣劣家所行乞
於諸法無所受若見色如盲等如聞
聲如響等所齅香如風等所食味不
以識得細滑無更樂於識法如幻如
今者昔年已過八邪八解正受以正定

趣邪定以是所乞敬一切人亦已奉
敬諸佛賢聖然後自食如是食者為
非衆勞亦非無勞不有定意亦无所
立不在生死不住滅度如賢者食所
乞與者為非無福亦非大福為非耗
減亦非長益是為正依佛道不依弟
子之道賢者如是為不以癡妄食國
中施時我世尊聞其說是至未曾有
一切菩薩當為作礼斯有家名乃以
此辯勸發道意吾從是来希復立人
為弟子緣一覺行每事勸人學无上
正真之道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老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須菩提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欲乞
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
設使賢者於食等者諸法得等諸法
等者得衆施等如是行乞為可取彼
若賢者不絶婬怒癡亦不與俱一切
常若不知己身已得一行為非不明
非趣有愛非得明度亦非極罪正解
已解不解不縛不四諦見非不見諦
不得道不凡人不凡法語不為真非

不真一切無法行辯法之想不見佛
不聞法是亦有師不蘭迦葉摩訶離
瞿耶婁阿夷耑基耶今離波休迦旃
先比盧特尼揵子等又賢者彼師說
猗為道從是師者為佳諸見為墮邊
際不及佛處為歸八難為在衆勞不
信之垢不得離生死之道然其於衆
人亦為他人想若賢者為他人想如
彼者則非祐除也其施賢者為還衆
魔共一手作衆勞侶於一切人若影
想者其往如謗諸佛毀諸經不依衆
經不得滅度矣當以如是行取乞耶
時我世尊得此罔然不識是何言當
何說便置鉢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
菩提取鉢勿懼云何賢者如來以想
而言說乎何為以懼我言不也維摩
詰言想為幻而自然賢者不曰一切
法二切人皆自然乎至於智者不以
明者故無所懼患捨文字於字為解
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當其世尊說
是語時二百天人得法眼淨故我不
任詣彼問疾
佛告邠耨文陁尼子汝行詣維摩詰

問疾邠耨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在他方大樹
下為阿夷行比丘說死畏之法時維
摩詰来謂我言欲何置此人何以教
此比丘無乃反處此摩尼之心是已
為下正行又不當以不視人根而說
其意也當取使無瘡莫便內坏於竃
在大生死可使入迹莫專導以自守
之又此賢者諸比丘在大道已有決
如何忘其道意而發起以弟子行乎
是時維摩詰即如其像三昧正受念
是比丘宿命已於五百佛立德本在
无上正真道已分布因其道意而為
解說即時諸比丘稽首礼維摩詰足
已為說如是法皆得不退轉自從是
来我念弟子未觀察人者不可為說
法所以者何不能常定意根原知本
德如佛世尊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老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迦旃延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為兩比丘
粗現軌迹已便入室吾於後為其說
經中要言無常之義苦義空義非身

之義時維摩詰来謂我言惟迦旃延
無以待行有起之義為說法也若賢
者都不生不增生不起不滅是為無
常義五陰空无所起以知是苦義
於我不我而不二是非身義不然不
滅為都滅終始滅是為空義彼說是
時其比丘本漏意解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
佛告長老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阿那律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他處經行
見有梵天名淨復淨與千梵俱来詣
我稽首作礼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
眼所見我荅言仁者吾於是三千大
千佛國如於掌中觀寶冠耳時維摩
詰来謂我言云何賢者眼為受身相
耶无受相耶假使有受身相則與外
五通等若無受相无受相者無計數
則不有見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
至未曾有即為作礼而問言世孰復
有天眼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常在三
昧禪志不戲恚見諸佛國不自稱說
於是衆中五百梵具足發無上正真

道意已皆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
佛告長老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優波離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兩比丘未
踐迹以為耻將詣如来過問我言吾
賢者未踐迹誠以為恥欲往見佛願
賢者解其意吾則為之現說法語時
維摩詰来謂我言唯優波離莫釋以
所誨而說其行也又賢者未踐迹者
不內住不外計亦不從兩閒得所以
者何此本為如来意欲為勞人執勞
悪意已解意得依者亦不內不外不
從兩閒得如其意然未迹亦然諸法
亦然轉者亦然如優波離意之淨以
意淨意為解寧可復汙復使淨耶我
言不也維摩詰言如性淨與未迹一
切諸法一切人意從悪有垢以淨觀
垢無倒與淨亦我垢等纖濁與淨性
淨性與起分一無所住又一切法可
知見者如水月形一切諸法從意生
形其知此者是為奉律其知此者是
為善解於是兩比丘言上智哉是優

汝離不及也持佛上律而不能說我
咎言自捨如来未有弟子及菩薩辯
才折疑如此聦明者也兩比丘疑解
便發無上正真道意復言曰令一切
人得辯才之利皆如是故我不任詣
彼問疾
佛告賢者羅云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羅云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
以者何憶念昔時諸長者子来礼我
足問我言羅云汝佛之子捨轉輪王
出家為道其出家者有何榮冀我即
為如事說沙門之榮冀時維摩詰来
謂我言羅云說沙門之榮冀不當如
賢者所說所以者何匪榮匪冀故為
沙門為道者羅云離此彼中迹於泥
洹受諸明智招諸聖賢降伏衆魔入
五道淨五眼受五力立五根度彼岸
化異學為正導極淤泥為無我无彼
受無走隨順絶諸忿乱降己志護彼
意滅種姓開大學為是故作沙門當
教是諸童子此自然法佛興難值諸
童子言居士我聞佛不教人違親為
道維摩詰言然當觀清淨發菩薩意

已應行者可得去家堅固之志即時
三十二長者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賢者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阿難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
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中風當
用牛湩我時晨朝入維耶離至大姓
梵志門下住時維摩詰來謂我言賢
者阿難何為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
士佛身小中風當用牛湩故我到此
維摩詰言止止唯阿難莫作是語如
来身者金剛之數衆惡已斷諸善普
會當有何病默往阿難勿謗如来慎莫
復語無使大尊神妙之天得聞此也
他方佛國諸會菩薩且得聞焉且夫
阿難轉輪聖王用本德故尚得自在
豈況一切施德於人而為如来至真
等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
難勿為羞恥莫使外道異學聞此麤
言何聞我師自疾不能救安能救諸
疾人所欲疾行莫復宣言當知阿難
如来法身非思欲身佛為世尊過諸
世間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无數

衆行已除其病有以時我世尊大自
慙懼得無近佛而過聽即聞空中聲
曰是阿難如居士之所言但為佛興
於五濁之世故以是像開解一切貧
窶之行便行阿難取湩莫慙故我不
任詣彼問疾如是上首五百弟子皆
說本所作一切向佛稱述維摩詰之
美言

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第四

於是佛告弥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
問疾弥勒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
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兜術天上
為諸天人講法語說菩薩大人不退
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卿弥
勒在一生補處世尊所莂无上正真
道者為用何生得弥勒決用過去耶
當来耶現在耶去者生盡未来無對
現在无住如佛說冥生比丘曰是生
是老是病是死是終是始及未生與
當生此兩者非無生耶由是論之不
從无生得寂正覺然則何用記弥勒
決從如起耶從如滅耶夫如者不起
不滅一切人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

衆聖賢亦如也至於弥勒亦如也所
記莂無上正真道者則一切人為得
決矣所以者何如者不稱為已亦无
他稱説如弥勒成冣正覺者一切人
民亦當從覺所以者何一切人民當
從覺道故如弥勒滅度者一切人民
亦當滅度所以者何如来者不捨衆
人獨滅度也必當滅度諸凡夫故卿
弥勒與天人談莫為非時佛者無往
亦無還反若弥勒此諸天人念欲見
道則為穿行道不從身不從正覺亦
不從意也都滅哉佛一切如化無比
哉佛一切造業无為哉佛一切不惑
以斷哉佛一切遠離無欲哉佛於諸
受慼不雜哉佛都以一智熏樂哉佛
衆所思樂无言哉佛諸者不著往哉
佛以法情住普入哉佛自然如也不
二哉佛二法已離立哉佛積誠信等
哉佛如空等无數哉佛離起分處知
彼哉佛衆意行知上哉佛諸入不貪
不會哉佛近獄勞斷聖師哉佛以無
比化將導一切非現名哉佛已諦見
无色哉佛淨穢已離順哉佛本性已

清明哉佛自然已淨無受哉佛衆綱
已裂不多哉佛諸法等覺无喻哉佛
色好已捨妙哉佛所覺甚遠當其世
尊說是法時彼諸天衆二百天人皆
得不起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淨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光淨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
以者何憶念我昔出維耶離大城時
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為作礼而問言
居士所從来荅我言吾從道場来我
問道場者何所是言道場者無生之
心是撿一惡意故淳淑之心是習增
上故聖賢之心是往殊勝故道意之
心是不忘捨故布施之心是不望報
故持戒之心是得願具故忍辱之心
是不乱衆人故精進之心是無退意
故禪思之心是意行出故智慧之心
是慧眼見故慈心則是為等意故悲
心則是為忍苦故喜心則是以法樂
樂人故護心則是為隨導捨著故神
通之心是得六通故惟務之心是无
恚怒故滅心則是度人民故四恩之
心是合聚人故多聞之心是從受成

故不生之心是如自然觀故道品法
心是不著數不墮故諦心則是諸世
間報已不積故緣起之心是以不明
不可盡至於老死皆無盡故衆勞之
静是佛從是寂正覺故衆生之心是
以人物自然故諸法之心是從空寂
正覺故伏諸魔心是以不傾動故三
界之場是雜處不墮欲故師子座場
是善勝無畏故力无畏場是一切無
雜故三達之智是無餘罣㝵故一意
覺場是一切智普具故如是仁者菩
薩若應諸度無極如應化人如應受
法已得本祠護不墮欲者是為一切
從佛心來立於一切佛法矣當其世
尊說是語時有五百天與人發无上
正真道意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人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
持人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
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室住天魔波
旬從玉女万二千狀如帝釋鼓樂絃
歌來詣我室稽首我足與其眷屬共
供養我已於一面住我意謂是天帝釋
讚言善來拘翼雖福應有不當自恣

一切欲樂當觀非常無强多失當修
德本魔言正士受是取此万二千女
可備掃灑我言拘翼無以此妖蠱之
物要我釋迦弟子此非我宜時維摩
詰来謂我言族姓子莫於是起汙意
是為魔来嬈固汝耳非帝釋也維摩
詰言波旬以此與我如我應受莫與
釋迦弟子魔即恐懼念維摩詰必不
助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現其神
了不得去而聞空中聲曰波旬以玉
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强與玉
女維摩詰言魔以女與我今汝當發
無上正真道意諸玉女言其已如是
從道之教發大道意者當何以自娛
樂吾言汝等便發无上正真道意有
樂法之樂可以自娛汝等得之不復
樂欲樂也即問何謂法樂維摩詰言
樂於喜不離佛樂於諦聞法樂常供
養衆樂不倚三界樂於三界不娛樂
知欲無常樂觀種為毒虵樂隨護道
意樂安諸人物樂以礼敬人樂施諸
所有樂奉真人戒樂忍調不忍樂精
進力知行德本樂禪善行樂智慧渕

樂度壹佛樂抑制魔樂化塵勞樂佛
國淨樂以相好合會教化樂嚴道場
樂三脫門樂泥洹道樂入深法不樂
非時樂習自然人不樂怨不諍樂習
善友樂遠惡友樂於好喜樂无有量
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樂法之樂而以
自娛於是波旬謂諸玉女我欲與汝
俱還天上曰以我等與此居士樂法
之樂我等甚樂非復樂欲樂也波旬
言可捨居士此諸玉女已其所有施
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
矣汝便將去使一切人遵承法行所
願皆得諸玉女即作礼而問言我當
云何止於魔天維摩詰言諸姊有天
名曰無盡常開法門當從彼受何謂
无盡開法門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
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
菩薩以道開導百千菩薩其道意者
終不盡耗而復增益於是功德不以
導彼彼故而有盡耗是故名曰無盡
常開法門汝等當從其受魔界无數
天子玉女來有可此道意如汝等者
於如來為有反復法為一切人說已

魔眷屬皆去維摩詰所感動如是世
尊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見汝行詣維摩詰問
疾善見白佛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
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在諸父舍盛祀
大祀至于七日時維摩詰来入祠壇
謂我言長者子不當祀祠如衆人祠
當祀法祠何用是恩欲祠為我問何
如為法之祠祀維摩詰言其為祠者
無本行故敬待衆人是則法祠為之
奈何謂為佛事不斷慈為人事不斷
悲為法事不斷喜為慧力不斷護為
布施不斷檀戒化人不斷律知非我
不斷忍身意行不斷精進惟道事不
斷禪思為博聞不斷智慧若无施不
斷惟空行俗數中不斷無想在所墮
生不斷无願護持正法不斷力行以
恩合人不斷壽命知人如如不斷識
敬堅其德本不斷命財為六恩念不
斷其念行六堅法不斷學意修正受
不斷淨命行好喜不斷習真斷意不
生不斷愚人為沙門不斷正性善諷
受不斷聞德山澤受法不斷閑居念

生佛慧不斷莝爲一切勞不斷習
者若行地嚴飾相及佛國不斷分部福
行隨來人行而爲說法不斷分部者
慧斷衆勞尼諸不善法不斷分部上
切德本一切智覺一切善法具足不
斷以道是正法懷來一切是爲法之
祠祀普達立法祠者爲祠祠祀最偶
之福爲世間上當其世尊說是法時
梵志衆中二百婆羅門發无上正真
道意我時甚自雅奇得與正士高行
者會復解頸百千珠瓔以上之不肯
取我言取是而有所恍自可念普普
維摩詰乃取珠瓔分作兩分仍如
祠會持一分與諸下劣國中貧者又
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至真等正
覺并見其衆及國土頭波變[illegible]
其國名炎氣皆見珠瓔變彼國上
變成彼佛珠交露棚現見是化文
聞其言如是仁人施者得近如來亦
上達觀不以想施貧亦等無着平念
有大悲意不望其報意此法祠爲具
足已國中貧人見此變化聞彼佛語
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故我不任詣彼

問疾如是一切菩薩各稱其所說不
任詣彼

維摩詰所說經諸法言品第五

佛復告文殊師利[illegible]汝詣維摩詰問
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維摩
詰雖優婆塞入深法要其德至滇
以辯才立智不可稱一切菩薩法
式悉聞諸佛藏處無不得入進御
衆魔降之以德務行權慧非徒戲食
然猶復求依佛住者欲於其中開度
十方於是衆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
王皆念今得文殊師利與維摩詰二
人共談不亦具足大道說哉即時八
千菩薩五百弟子百千天人同意欲
行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
及諸天人眷屬圍遶俱入維耶離大
城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
大衆俱來吾將立空室合座爲一座
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
室空除去所有更寢一牀維摩詰言
勞乎文殊師利不面在昔辱來相見
文殊師利言如何居士忍斯種作疾
寧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慇懃致問無

量興起輕利遊步強耶居士是病何
所正立其生久如當何時滅維摩詰
言是生久矣從癡有愛則我病生用
一切人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人得不
病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欲建立衆
人故菩薩入生死為之病使一切人
皆得離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
有一子得疾以其病故父母諸父為
之生疾其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
是於一切人愛之若子彼人病我則
病彼不病則不病又言菩薩病何所
立菩薩病者以大悲立文殊師利言
何以空无供養維摩詰言諸佛土與
此舍皆空如空又問何謂為空答曰
空於空又問解一為空答曰空無與
之為空空又問空復誰為答曰思想
者也彼亦為空又問空者當於何求
答曰空者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
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如來
解脫中求又問如來解脫者當於何
求答曰當於衆人意行中求又仁所
問何無供養一切衆魔皆是吾養彼
諸轉者亦吾養也所以者何魔行者

受生死生死者則菩薩養彼轉者受
諸見菩薩於諸見不傾動文殊師利
言居士所疾為何等類荅曰仁者我
病不現不可見又問云何是病與身
合意合乎荅曰我病身合者身為貌
意合者意為幻法又問四種地種水
種火種風種何等種病荅曰是種者
一切人所習也云何文殊師利菩薩
觀諸疾意又以何習於有疾菩薩文
殊師利言於非常身不以泥洹常現
不婬在身有苦不以泥洹安而喜之
現於非身為衆人導身之空寂不以
永寂為現本作恒悲彼疾不自計疾
本修淨命不望彼常精進為醫王滅
以識宿命導利人物而無所惑念善
衆病是為菩薩能與疾者相習文殊
師利又問何謂菩薩有疾其意不亂
維摩詰言菩薩疾者意知是前未近
之罪住欲處故是病皆為不誠之思
在衆勞故又問疾者自於其法都不
可得所以者何如是病者但倚四大
又此諸大為都无主是所倚亦無我
是病無我尊者兩无尊者得病本者

必知精進無我人想為起法相身為
法數法起則起法滅則滅法轉轉不
相念不相知起者不言我起滅者不
言我滅知法想者將養其意而无所
住若以法想受報大止已離病者我
不為是何謂斷病謂我作非我作悲
斷何謂是我作非我作斷謂已自無
欲何謂已自无欲謂內無習行何謂
內无習行謂等不動不可動何謂為
等謂我等泥洹等所以者何此二皆
空何名為空所言為空二者如是凡
聖道成皆從平等病亦不異何謂所
受亦空謂已曉了不覺諸痛不盡於
痛以取證除如是二者為諸痛長一
切惡道已竟近一切人與大悲哀吾
為衆人作自省法觀以除其病而不
除法亦不除其本病所生知其根本
而為說法何謂為本謂始未然未熾
然者則病之本何謂不然於三界而
不然其不然何用知謂止心止心者
以不得也非不然也何以不得二見
不得謂內見外見是无所得此文殊
師利為疾菩薩其意不亂雖有老死

菩薩覺之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為無
惠利辟如勝怨乃可為勇如是兼除
老死苦者菩薩之謂也菩薩若病當
作是觀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亦是衆
人非真非有已觀如是不墮妄見以
興大悲彼必来者為斷其勞以合道
意為彼大悲所以者何菩薩墮妄見
其大悲者有數出生不墮妄見大悲
菩薩不以數生彼生為脫為脫所墮
為脫出生為脫受身能為彼人說佛
說法是其擅也如佛言曰其自安身
不解彼縛不得是處而自安身又解
彼縛斯得是處故曰已脫菩薩其行
不縛何謂縛何謂解菩薩禅定以縛
諸我以道縛我縛者菩薩以善權生
五道解彼受菩薩无權執智縛行權
執智解智不執權縛智而執權解彼
何謂无權執智縛謂以空無相不願
之法生不治相及佛國以化人是无
權執智之縛也何謂行權執智解謂
修相及佛國開化人而曉空無相不
願之法生是行權執智之解也何謂
智不執權縛謂以見行勞塵受立修

行一切德善之本是智不執權之縛
也何謂智而執權解謂斷諸見行勞
望之受以殖衆德之本而分布此道
是智而執權之解也彼有疾菩薩已
如是下此法設身有病觀其无常為
苦為空為非身是為智慧又身所受
不以斷惡生死善利人民心合乎道
是為權行又若身病知異同意彼過
非新則觀其故是為智慧假使身病
不以都滅所當起者是為權行是文
殊師利為疾菩薩其意不亂亦不高
住所以者何若高住者是愚人法以
卑住者是弟子法故菩薩住不高不
卑於其中无所處是菩薩行不凡夫
行不賢夫行是菩薩行在生死行不
為汙行是菩薩行觀泥洹行不依泥
洹是菩薩行行於四魔過諸魔行是
菩薩行慱學慧行無不知時之行是
菩薩行於四諦行不以諦知行是菩
薩行觀无生行不謂難至是菩薩行
在緣起行於諸見而無欲是菩薩行
在諸人衆无勞望行是菩薩行在閑
居行不盡身意是菩薩行於三界行

不壞法情是菩薩行為空無行一切
衆事清德皆行是菩薩行行六度无
極為衆人意行而度無極是菩薩行
行六神通不盡漏行是菩薩行受道
之行不興小道是菩薩行以止觀知
魔行不滅迹行是菩薩行於弟子緣一
覺所不應不現行不為毀佛法行是
菩薩行說是語時八千天人發無上
正真道意文殊師利童子甚悅賢者
舍利弗心念無牀座是菩薩大弟子
當於何坐維摩詰知其意即謂言云
何賢者為法来耶求牀座也舍利弗
言居士我為法来非利所安維摩詰
言唯賢者其利法者不貪軀命何況
牀座唯舍利弗夫利法者非有色痛
想行識求非有陰種諸入之求非有
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
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又舍
利弗夫求法者無知苦求无斷習求
无造盡證惟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
放逸有放逸法當知苦習當為盡證
以惟致道斯求法者无放逸之求也
法舍利弗無有塵離婬塵其染汙者

即為在邊斯求法者無婬樂之求也
法舍利弗无有壃界在壃界者則有
分數斯求法者無壃界之求也法无
不淨在不淨者於法有取有放斯求
法者無取放之求也法无巢窟有法
者則為有窟斯求法者無窟倚之求
也法無有想在占想者則為堅識斯
求法者无占想之求也法無有漏在
流法者為一切近斯求法者无一切
之求也法無見聞无念無知於法有
見聞念知者則為已别斯求法者為
无見聞之求也是故舍利弗求法者
一切法唯無求也說是語時五百天
人諸法法眼生

維摩詰所說經不思議品第六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仁者遊於
無量无數佛國億百那術何等佛土
為一切持一切有好師子之座文殊
師利言有族姓子東方去此佛國度
如三十六恒沙等剎其世界名須彌
幡其佛號須弥燈王如來至真等正
覺今現在其佛身八万四千由延佛
師子座六万八千由延其菩薩身四

万二千由延須弥幡國有八百四十
万師子之座彼國如来為一切持其
師子座為一切嚴於是維摩詰則如
其像三昧正受現神足應時彼佛須
弥燈王如来遣三万二千師子座高
廣淨好昔所希見一切弟子菩薩諸
天釋梵四天王来入維摩詰舍見其
室極廣大悉苞容三万二千師子座
所立處不迫迮於維耶離城無所罣
㝵於佛所止及四天處无所罣㝵悉
見如故若前不減維摩詰言文殊師
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
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
自變形為四万二千由延坐師子座
其邊菩薩大弟子皆不能昇維摩詰
言唯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族
姓子此座為高廣吾不能昇維摩詰
言賢者為須弥燈王如来作礼然後
可坐於是邊菩薩大弟子即為須弥
燈王如来作礼便得坐師子座舍利
弗言未曾有也族姓子如是小室乃
容受此高廣之座於維耶離城無所
罣㝵於佛所止及四天處无所罣㝵

於諸國邑天龍神宮亦無罣㝵維摩
詰言唯然舍利弗諸如来諸菩薩有
入不思議門得知此門者以須弥之
高廣入芥子中无所增減因現儀式
使四天王與忉利天不知誰內我著
此而異人者見須弥入芥子是為入
不思議墟界之門也又舍利弗立不
思議門菩薩者以四大海水入一毛
孔不嬈魚鼈黿鼉水性之屬不使龍
鬼神阿須倫迦畱羅知我何入因喻
儀式其於衆生無所嬈害又舍利弗
於是三千世界如佛所斷以右掌排
置恒沙佛國而人不知誰安我往又
引還復故處都不使人有往来想因
而現儀又舍利弗有無量人坐死奉
律立不思議門菩薩者為奉律人現
七夜為劫壽人信知謂劫過不知是
七夜也又舍利弗立不思議門菩薩
者現諸剎好以為一剎立一切人置
其右掌順化其意與遊諸剎令如曰
現不震一國從是礼事十方諸佛又
令一切從一毛孔見十方諸日月星
像十方陰冥皆隨入門既無所害又

使佛國所有不減一切曠然各得修
行又能躡取下方恒沙等剎舉置殊
異無數佛土若接顙坎安措地又立
不思議門菩薩者為一切人故如佛
像色貌立以立之如緣一覺像色貌
立以立之如弟子像色貌立以立之
或如釋如梵如轉輪王像色貌立以
立之隨十方語言音聲上中下之所
願一切以佛柔軟音響而誘立之為
出佛語無常苦空非身之聲以如事
說諸佛法言出是輩聲於是耆年大
迦葉聞說菩薩不思議門謂舍利弗
言譬如賢者於凡人前現衆名香非
彼所見則不能知為若此也今諸弟
子聞是語者可一時見不思議作其
誰聞此不思議門不發无上正真道
者於此賢者吾等何為永絕其根於
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弟子聞是說
者當以悲泣曉喻一切三千世界其
諸菩薩可悅預喜如是說當頂受若
曉了不思議門者一切魔衆無如之
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万二千天人
皆發无上正真道意維摩詰謂大迦

業言唯然賢者十方無量无央數魔
魔恠賢者悉行恐怖立不思議門菩
薩者常解度人魔之所為十方无量
或從菩薩求索手足耳鼻頭眼髓腦
血肉肌體妻子男女眷屬及求國城
墟聚財穀金銀明月珠玉珊瑚珎寶
衣裘飲食一切所有皆從求索立不
思議門菩薩者能以善權為諸菩薩
方便示現堅固其性所以者何菩薩
者當上及不可使凡民逼迫之也譬
如迦葉龍象蹴踏非驢所堪為若此
也其餘菩薩莫能為菩薩忍逼猶如
此立不思議門菩薩入權慧力者也

維摩詰經卷上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